

本欄兩位筆者分別從不同性別的角度探討有關參與家事的不同立場。

黃玉璇: 女人的聲音

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，女性的角色與性格起了積極性的變化。社會、文化、環境改變，女性受教育普及化、工作權益漸趨平等；大眾較接受女強人的氣質、家庭生活素質期望提高，需要雙職家庭提供物質需要，女性大量進入工作場所。她們在兼顧家事和工作上，普遍都能成功地能平衡工作與家庭，出得廳堂入得廚房。研究証實在過去三十年來，女性的心理與性格溶入更多的陽剛元素；成功結合母性陰柔的賢良淑德和父性陽剛的進取果斷性格。

反之，男性面對婦女身份的冒起，男性的心理性格素質三十年來無大改變。仍是滿意傳統角色，看重工作輕視家庭、樂於保持男性的特權、固步自封，並沒有對忙碌的妻子伸出援手參與家事責任，沒有發展出雙職核心家庭男性角色的新理念和實踐。

調查顯示女性仍負起絕大部份的家務及教養兒女的責任。2004 年在多倫多一個向中文教會內 175 對夫婦的調查 (Kim, Laroche & Tomiuk; 2004) 顯示，女性愈認同西方的生活理念，便愈多接受現代男女平等雙職的理念，並且期望男性更多參與各種家事。調查內亦顯示男性多仍固守傳統觀念，只參與家庭內傳統男性的工作，因此在家事分工上女性仍是負起絕大的重担。

另外的調查顯示，大部份男仕認為妻子的收入比較自己低，所以自己仍是家庭收入的支柱，妻子的工作屬次要，妻子主力負擔家事是合理的，自己仍要以工作為重。許多男仕以收入高低來看家事參與多少的現實態度，認為應該用妻子相對便宜的人力去完成，忽略了參與家事並非只是一個人工作以外的剩餘價值。參與家事有其建立家庭關係，互相服事的價值。游離家庭邊沿的男仕，往往失去日後兒女的尊重與回饋。況且現在加拿大已有四份一婦女，收入相等或高於丈夫；未來續變相等的兩性經濟關係，只會加速男女家事參與的期望與矛盾。

何冠明: 男人的經驗

面對女性在公共及家庭全方位挑戰男性性別角色的理念及實踐，男性就被捲進了一場毫無勝算的戰爭。男性漸漸必定會失去作為男性的種種優勢，若果要保持優越的地位，男性便可能要付出更高昂的代價。例如男仕若要繼續肯定傳統的分工，他將要做好男仕傳統的角色，繼續負擔成為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柱、又要成為萬事通以保住一家之主的權威性。但人生的時間、精神、體力有限制；工作、睡眠、三餐之外剩餘的自由是有限的。許多男仕亦不甘於一世做賺錢的機器，給妻子兒女享用，自己卻從無什麼樂趣可言。男仕都以榮陞父親為驕傲，我們認識，到家庭關係的樂趣和意義，只是了保持傳統男仕的責任，才繼續營役在江湖，無法在家庭中有更多積極的貢獻。美國的統計是男人從六十年代至今，參與家務約增加了每週五小時，仍只是約女人三份一的時數，為什麼呢？以下是部份男仕的掙扎經驗。

價值取向: 有學者形容母職對女性是一種生物性的要求(biological necessity); 但父職主要是一種社會取向 (social invention)。社會或各僱主都少有接受男性犧牲工作的效能或生產力，去兼顧家事或兒女的需要。向僱主表達有這樣需要的男仕，往往被譏諷為治家無能、有問題、不可靠的員工。但社會普遍卻十分接納女性兼顧家庭的需要。住家男人更會被視為吃軟飯、不事生產、無才無能、不是男人。若然男仕有工餘時間，也會把精力放在擴展家庭的各種資源，例如投資、爭取社會地位等，為了讓兒女及家庭有更大的優勢這些無形的家務上，因為男仕感覺這些更有價值。

男仕的現實環境: 若果男仕就業情況競爭並不太激烈，工作時數較短或工時具彈性的男仕，他們會較感到可以平衡家庭事業兩者之間；或者事業上已經簿有所成，不太需要以工作證明自己的男仕，都會在行動上把家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。若妻子工作相應比較重要，收入追得上甚至超逾男性，都會誘發男性較多參與家事。

原生家庭: 這一代的男仕原生家庭的父母親多仍是十分傳統的，成長階段亦主要依賴母親或姊姊照顧，自己不懂干活，父親亦無參與家事的榜樣。有一個調查發現肯干家事的男性中，只有百分七有一個正面榜樣的父親。這一代男性絕大部份要靠自我覺醒及學習，改變自己成為一個懂得各種家務的愛家男人。

夫妻關係: 男仕參與家務亦取決於配偶的態度。期望較高的妻子、收入較豐厚的女性、彼此關係較佳的伴侶，男性一方多樂於幹家務。反之，彼此關係冷淡、丈夫幹家事感覺被批評、他們的參與亦低降。所以妻子若希望丈夫同負一轡貢獻分工於家事上，請體諒以上男性的苦衷，多正面鼓勵配偶。因為家庭中的女主人、男主人，彼此都是僕人。

黃玉璇/何冠明 (黃玉璇博士為 BC 省輔導心理學家/何冠明碩士為 BC 省臨床心理治療師)